

# 放开利率是画饼,中小企业难充饥

邢滋沂 毛亚妮

央行19日宣布: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

消息一出,大家都对央行迈出的这一步赞赏有加。可是,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企业可能出现“富家欢喜穷家愁”的状态。而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能带来的是更大的困难。

## 央行导演 对商行“温柔一刀”

全面放开利率管制也可以说是央行在促进利率市场化放出的一个信号,这是银行内部的改革,对于实体经济意义不大。在2012年6月至7月,央行就已经两度宣布减息,每次25个基点,并且贷款利率的下浮区间放宽到基准利率的0.7倍。虽然打了7折,但是银行90%的贷款仍执行基准以上的利率标准。

银行这些年的改革总是关起门来搞改革,自己演戏自己看,这次也不例外。这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是影响最小的,也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的做法。因为,银行大客户的贷款下浮30%的都很少,包括大型的央企。原来给了商业银行30%的权限他们都不全用,你给100%的权限影响也不大。有的银行甚至声称其贷款没有一笔利率是下浮的。

现在的做法是央行对商行的“温柔一刀”。外面人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是并无阻力也无反弹的一场戏。不过,央行选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在资金相对紧张情况下取消贷款下限管理,从而避免对贷款市场造成过多扰动。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政府融资成本问题。

目前,信贷资金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银行执行基准利率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贷款总量比重高达70%—80%,加上这次改革没有触及存款利率的问题,即便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短时间内仍不会出现利率大幅下滑。由此看出,此次全面取消贷款利率管制,在短期内来看作用还是有限的,想要立竿见影似乎也不大可能。

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着眼的是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不会影响贷款利率

“这次利率放低的结果,可能是银行向某些企业与行业放水,如果风险考核体系不变,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在一片资金紧缩的哀嚎中,银行与大型企业享受高利贷盛宴。

定价,银行信贷规模也不会出现井喷式增长,贷款基准利率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存在。

## 富人将更富 穷人将更穷

央行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融资成本降低了,企业可以有效利用金融支持增加企业发展的动力。从理论上可以这样看,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举措让个人和中小微企业在短期内收效不会太大,只能说是起到了“画饼充饥”的作用。降低融资成本是中小企业梦寐以求的,而这次改革似乎有“圆梦”的迹象,但是短期来说这个梦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相当遥远。

对于大企业来说,贷款更容易了。因为国内金融机构一直都有对资源投放方向进行选择。大企业、国有企业等条件优越的企业,因贷款风险小、安全性高,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时备受追捧,并且贷款时还可以享有很多优惠政策。因此,在这次改革后本身就更容易获得贷款的大企业与银行议价时有较强的能力。原来大客户和银行谈判时,要受下浮不超过30%的红线限制,现在政策

拆解了这个底线后,谈判力量获得最大。能以基准利率0.7倍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多是优质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能够带给银行更多的存款和合作项目,而这类合作基本在大银行之间,小银行成本过高。应警惕信贷资金在流入实体经济之时出现“马太效应”,议价能力强的大企业信贷成本越来越低,银行为了弥补利润反向又推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这次利率放低的结果,可能是银行向某些企业与行业放水,如果风险考核体系不变,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大型企业、地方平台企业与银行互通有无,从银行套出超廉价贷款高息放给其他企业,充当资金掮客,在一片资金紧缩的哀嚎中银行与大型企业享受高利贷盛宴。而银行也将加大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以平衡收益,这将加剧企业贷款利率的两极分化。

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相比跟银行议价时能力较弱,能不能拿到贷款本身就存在难度,想要拿到与大企业一样低利率的贷款可能性非常小。加上这一次降息后银行之间竞争加强,可能还会出现银行之间刻意压低贷款利率的恶性竞争,对于银行而言本身就面对利润压缩的挑战,它们肯定还是会争取更有说服力的大客户。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后,经营状况一般的中小企业,因为议价能力差,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可能难以缓解,甚至会比以前更难、更贵。更令人担心是,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放开管制后,可能会抬高“三农”融资成本。

“不差钱”的更省钱了,“差钱的”钱更少了,这是可能望得见的结果。

## “以钱生钱”大戏 恐再度上演

因为草根中小型企业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资金红利,更不能奢望得到平价贷款。而贷款利率降低对它们来说意义并不大。

最使人担心的是,贷款利率放开以后资金可能难以注入实体经济。会不会将资金转投信托贷款或者委托贷款?会不会投入到民间借贷机构用做高利贷?“以钱生钱”的戏码会不会再度上演,造成中小企业继续闹“钱荒”?这些都是让我们不得不担心的问题。

到什么时候,中小企业才能得到银行改革的好处呢?利率下限全面放开后必定会倒逼金融机构进行经营和盈利结构的优化,从而形成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届时就会使部分银行转变方向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从而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窘境。那要等到大批中小银行出现,才是中小企业得到改革红利之时,显然,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可以这样认为,从短期来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影响是中性的。长期来看,也许是个利好消息。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的加剧。只有坚持顺势而为、成本集约、多元盈利和创新发展的银行,才能在残酷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更好的成长机遇。与此同时,作为一定程度上具有规模效应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小银行未必船小就好调头,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小银行需要具有更大的创新意识才能在利率市场化后的行业洗牌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将使得越来越多的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贷款,资金的供给增加了,小微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增加,成本也会下来。这也许是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一种倒逼机制效果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7月21日在武汉考察工作时强调,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只有有利于实体经济的金融改革,才是彻底的改革。从长期来看,银行自身的改革总是对银行有利,实体经济则是拾其牙慧而已。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推进市场准入改革,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增加金融供给,也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多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信贷绿色通道”,真正地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提供充分、良性的市场竞争平台,利率政策才能随之顺畅的覆盖到实体经济。当然最终成功的改革,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成长与发育,才是值得称道的。

事实上,从融资数据以及6月钱荒来看,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贷款利率市场化。一旦放开存款利率上限,银行可能为吸储展开储蓄价格战。这种畸形的“改革”效果,可能很快就要出现。因此,对于这种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还是持冷静态度观察一段时间为好。

远见



## 政府对物联网产业发展应呵护有度

面对物联网这一貌似拥有美好未来的产业,中国政府像一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不遗余力地给予照顾和关爱。实际上,中国互联网正是由于初期的自由成长才造就了今天的产业规模,对于物联网的发展,政府应少些溺爱,以防因断奶太晚而影响产业的健康成长。

梁集好

在突尼斯2005年举行的信息社会峰会上,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

此后,中国根据国际惯例开始将研发的“传感网”更名为“物联网”。物联网也成为继互联网之后全球科技界对未来最美的憧憬之一,被认为是未来经济世界发展的有力支撑。

### 政府支持智慧产业

中国持有与国际上普遍相同的观点,认为物联网产业的发展要不了多久便能惠及全社会。曾有国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物联网发展优势之一便是源于政府的重视与扶持,并认为物联网市场的爆发关键是政府买单。

面对物联网这一貌似拥有美好未来的产业,中国政府像一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不遗余力地给予照顾和关爱。2013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15年,实现物联网在经济社会重要领域的规模示范应用,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初步形成物联网产业体系。

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促进物联网产业的各项政策也在持续升温:1月2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包括北京东城区等90个城市(区、镇)等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3月11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了“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研讨会。4月23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工作方案》。5月20日,质检总局办公厅发布《国家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实施方案》。

国家的力量与决心,让身处物联网产业链上的所有组成部分——从地方政府到相关企业,从科技行业到传统行业,与物联网相关的主题论坛、工业园区、产业项目和创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都看到无尽的希望与商机。

### 物联网在争议中成长

赞誉与批判永远伴随着事物的发展。物联网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名词,不断被各行各业提及的同时,也夹杂着不断的争议,尤其在今年6月“棱镜门”事件之后,物联网成为让全世界舆论纠结的热点,究竟是让生活更加便利的天使,还是赤裸裸掠夺信息的魔鬼?

物联网被泼冷水并不是第一次。2010年IT峰会上,李彦宏表示“没有看清楚物联网,觉得非常模糊、不清晰”,柳传志也建议,投资物联网要谨慎。那时,由于物联网整体发展并不明朗,股市上的物联网概念多为炒作成分,只有手机支付这一分支概念因为有了电信运营商的参与而落到实处。

为迎接这一即将成为国家经济主导的产业,政府不仅做了大量政策与资金准备,相关部门与专家也做足了理论功课。全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谈到物联网时指出,一开始就必须要把信息技术、安全技术纳入进去。他说,与互联网相比,物联网对国家信息安全的影响更加明显,因为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可能造成的危害跟实际世界造成的危害远不在一个层面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宁家骏指出:民生是智慧城市落脚点。宁家骏认为城市必须要走智能化的道路,通过人工智能和人的智慧相结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外,谷歌眼镜、思科物联网传感器耀眼面世,国内,远望谷发布了新一代物联网手机、TCL推出智能云电视……物联网在不断的争议中前行。

### 国家的手应适时放开

物联网的模式,注定了这个智慧产业的效用要等到网络规模异常庞大的时候才会有可观的显现。但无可争议的是,物联网产业已经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根据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推测,物联网技术定会在十年之内渗透世界各个行业和领域。

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政策的规范与引导,能够促进一个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政府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让产业直接面对市场。中国政府在物联网的发展初期提供的政策支持、制定的行业规范已经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民间的参与热情也逐步高涨,该是考虑给产业断奶的时候了。《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表示,既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物联网市场,也支持物联网企业在国内外的直接融资,说明国家已经开始培养这一智慧产业的独立性。

一位长期研究物联网的人士称,“2009年的时候,大多数人只是觉得物联网时髦,不认为有什么实际作用。但现在,很多企业想用物联网来提升自身的服、管理水平。”北京中芯优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北航科技园物联网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蒙洋指出:“物联网的发展过去数年基本靠政府驱动,多以政府买单为主。今年以来,企业买单开始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互联网初期的自由成长造就了今天的产业规模,对于物联网的发展,政府也应少些溺爱,以防因断奶太晚而影响了产业的健康成长。正如国家物联网专家组组长邬贺铨院士所说,“城市智慧不智慧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百姓能不能感觉到城市的智慧。”如果政府热衷于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一起,行业的“智慧”必将消失。

锐评



企业欠银行的钱,银行可以抽贷或者拍卖企业资产;地方政府欠企业的债,企业又该怎么办?

# 企业为地方债务买单是釜底抽薪

任斯理

做人,最怕的是背负感情债和良心债;做企业,最怕的是背上金钱的债。当然,与欠人钱财相比,债主们的幸福指数会高很多。

提到债主,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黄世仁,他与杨白劳因为债务问题而产生的恩怨纠葛早就已经深入人心。然而,眼下却有这样一批企业,他们虽然也是债主,却苦于资金无法收回而惶惶不可终日。这些企业或是把钱借给了地方政府,或是先行垫付了工程款,由于遇到当地财政困难或者政府换届,自己成为被摆进池塘的咸鱼——是死是活无人管。

这些悲催的债主,他们丝毫没有享受过“黄世仁”般的优越感,却不得不沦为“杨白劳”,跟在地方政府后面讨好卖乖,只希望能够讨回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债款或欠款。最主要的是,如果没有收回这些钱,他们就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经营困难,甚至因为银行欠款还不上而不得不宣布破产。实际上,有如此遭遇的企业在中国有很多,他们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有着债务问题的地方。

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到底有多严峻?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统计,地方债务已经超过12万亿元;IMF则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总量已经超过了GDP的

50%。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转移到企业身上。

比如,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曾经以“羊煤土气”而扬眉吐气的鄂尔多斯,如今已经成为“债城”——自2012年冬季开始,当地有的区政府需要向一些大企业借十几亿的款给公务员发工资。鄂尔多斯并不是唯一陷入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据媒体报道,大同市由于之前“造城运动”规模过大,目前正背负着超过百亿元的债务,这其中有许多是企业的工程款。以上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欠债或欠款问题,仅仅是中国债务问题的一个缩影。

企业欠银行的钱,银行可以抽贷或者拍卖企业的资产;地方政府欠企业的债,企业又该怎么办?地方财政出现问题时,一些执政官员向企业伸手,企业碍于情面,即使不愿借也不得不借,因为还要在当地谋发展,不敢得罪这些官老爷。然而,一旦政府换届,前任领导升迁,继任者或是采用“托字诀”,或是“踢皮球”,或者干脆就来个概不认账。企业收不回欠款,只能是拖欠工程队的工资,这就加剧了农民工的“讨薪难”。

统计资料显示,大同市2012年财政总收入约为190亿元,如果此前的媒体报道属实,那么大同市所背负的债务已经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在当地政府换届之后,继任者执政思



王利博制图

路的转变以及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收入能否保证2012年的水平尚未可知。

实际上,今年1月至6月份,大同市财政总收入为115.2亿元,完成了年度任务的51.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51.6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54.88%,实现了“双过半”。看来,今年大同市政府完成经济指标的困难并不大。但问题是,这些财政收入中将有多少是用来偿还政府欠下的企业欠款?这些财政收入有多少与“土地财政”是密不可分的?又有多少被欠款的企业将在此过程中产生?

而曾经富甲一方的鄂尔多斯,沦